



對基督教宣教的省思

——一個故事神學的嘗試¹

邱淑嬪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本院新約學助理教授

前言

綜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歷史，教會大抵能夠在各個時代當中，洞察時代的變遷，以回應社會需要的方式發展其宣教事工。傳道與包含醫療和教育在內的社會服務一向是教會視為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在西方教會在台宣教的初期，也都以傳道為目的從事醫療與教育事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該教會慶祝百週年之間，其社會服務的方向漸漸轉移到政治與社會結構的層面，在宣教方面則推動以增加教會數為主的「倍加運動」。²之後，教會又陸續發起新世紀宣教運動、什一增長運動、2000年福音運動和二十一世紀新台灣宣教運動，然而，不僅倍加運動的榮景不再，教會會員數的成長亦呈現停滯的狀態。

在宣教 150 週年（1865-2015）即將到來的前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 2010 年通常年會正式宣佈「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的推行。根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所編印的實踐手冊，這個運動的總主題是「以大誠命完成大使命」，目標則有質與量方面的成長。量的成長是指信徒數、教會數和差派宣教師的人數；質的成長則是指從宣揚、教育、愛心服事、改造社會、關懷受造界，和福音與文化的

¹ 本文初稿曾於 2009 年玉山神學院與日本農村神學院教師交流研習會時發表，今經修訂擴充後刊登。

² 參見陳南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事工之演變的神學省思〉，《委身上帝·認同人民》（台南：教會公報，2009），172-85。



宣教六個面向推動整全的宣教。³然而，該手冊所列出各中區會的期望目標卻顯示，大多數中區會的目標仍然是著眼在量，特別是會員數與教會數的成長。而就其已經出版的信徒訓練手冊觀之，仍然是以傳道為目標的教育為主。⁴雖然這個新的宣教運動提出了以建立上帝國為目標的宣教觀，但是，中區會和地方教會似乎難以擺脫為了教會的存在而從事宣教的傳統觀點。

基督教宣教的危機

宣教向來被視為教會的本質。Emil Brunner（1889-1966，瑞士神學家）對宣教之於教會的重要性，曾有这样的描述：「教會乃是藉著宣教而存在，猶如火是藉著燃燒而存在。」（The church exists by mission, just as fire exists by burning）⁵因此，作為教會，教會就必須從事宣教。事實上，教會也曾經以他在宣教上的成果自豪，甚且對教會必然會因著宣教活動而成長的預期抱持著樂觀的態度。從當時教會的觀點來看，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是垂死的，他們很快就會從世界的舞台上消失。

David Bosch 舉了幾個例證來為這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相當盛行的觀點作佐證。1900年，挪威宣道會（the 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的總幹事 Lars Dahle 將 1800 年和 1900 年在亞洲與非洲的基督徒人數之統計資料分別作了比較，並設計出一套教學公式來計算十九世紀的基督教每隔十年的成長率。對 Dahle 而言，即使把這套公式套用在二十世紀以後接下來的世代，似乎也是非常合乎邏輯的事。以他發明的這套公式為基礎作計算的結果，讓他自信滿滿地預測，在公元 1990 年時，基督教信仰將「贏得」全世界的人類。幾年之後，即 1909 年，Johannes Warneck 出版了一本名為《活躍的基督教》（*Die Lebenskräfte des Evangeliums*）的書，論證基督教的宣教在與他宗教對遇時所展現出來的強勢影響力。Warneck 這本書的英文譯本譯者對教會宣教的成就之預測比 Warneck 本人更為大膽，因此，他把這本

³ 《邁向宣教 150——一領一·新倍加》（增訂版，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2011），110。

⁴ 參看其出版品，亦見 <http://101.pct.org.tw/disciple/>，門徒培育的推動，步驟二的說明。

⁵ Carlos F. Cardoza-Orlandi, *Mission: An Essential Guid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2), 13.





書的英文版命名為《活著的基督，垂死的異教》(*The Living Christ and Dying Heathenism*)。基督教時代的黎明儼然已經在望。⁶

但是，對於基督教的宣教能夠使全人類歸主的樂觀預期，在今日仍然是一個與現實距離遙遠的夢想。在基督教進行宣教活動的大多數所謂「宣教禾場」中，基督教並未取代傳統宗教，更不用提 Warneck 所謂「垂死的異教」的徵象不但不存在，所有的宗教反而都展現出相當的生命力與活力。基督徒在全世界的人口當中，依然屬於少數。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之蓬勃發展是幾十年前的西方人所無法想像、預期的。更諷刺的是，在差派宣教師到非洲和亞洲宣教禾場的所謂西方「基督教國家」中，基督教教勢也呈現出衰敗沒落的景象。根據英格蘭教會 2001 年的教勢統計，顯示經常去教會作禮拜的人數和人們參與教會的頻率都比以往低了許多。更令人擔憂的是，兒童與青少年在星期天的平均出席率也持續下滑，年輕一代從教會裡消失的狀況持續著。⁷英格蘭教會最近的統計指出，英格蘭總人口的 60% 自認是基督徒，但只有約 20% 的人固定參加每週的主日崇拜，該教會宣稱這是第三個千禧年開始以來的常態。⁸英格蘭教會的模式其實反映出歐洲大多數主要教派的現況。基督教在宣教上全面性勝利的自信和期待終究只是一場泡影。

反思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情況，同樣令人難以對教會的宣教成效樂觀以待。十七世紀荷蘭人在台灣的短暫宣教終止之後，基督教的信息於 1865 年再度踏上台灣，至今已將近一百五十年，但是台灣基督徒的人口數仍屬少數，基督徒的比例也一直無法突破人口總數的 5%。另外，基督教長久以來被視為外來宗教，與台灣大多數的人民和文化的關係是疏離的，對整體台灣的影響力也明顯偏低。

基督教宣教正面臨危機，以及教會正面對著不確定的未來是不爭的事實。基督教宣教到底出了什麼差錯的疑問，也因著世界全然基督教化的盼望已經受到動

⁶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1), 5-6.

⁷ 英格蘭教會在星期日出席聚會的青少年與兒童人數從 2000 年的 180,000 人降至 2001 年的 173,000 人，成人的人數也減少了約 10,000 人。見 <http://www.cwmission.org/europe-region/united-reformed-church>。

⁸ 2010 年英格蘭的總人口數為 49,138,831，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olins/teaching/pl/uk>；出席主日聚會的約為 1,000,000 人，見 <http://www.churchofengland.org/about-us/facts-stats.aspx>。



搖而生起。基督教宣教成果不彰，這是因為教會宣教以把整個世界基督教化，把全人類改變成基督徒的目標在實際上是不可達成？抑或，教會的宣教策略應該為宣教的失敗負責？教會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並且殷殷期盼挪去造成阻礙的因素。

子貢與老人的對遇

古代的哲學家莊子是孔子主要的批判者之一，他試圖以純真而嚮往自由的精神來與孔子思想對人們造成的束縛、限制作抗衡。莊子是個愛講故事的人，有人把他和耶穌的擅長說比喻相提並論。在《莊子》一書中，他說了一個有關孔子的學生的故事。這個故事描述孔子最忠心的門生之一，子貢，如何因為一個老農夫而困窘不已，以及如何經由兩者之間對話的啟發，而對他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道理有了新的理解。故事的原文如下：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橰。」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





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⁹

其大意是說：當子貢南下楚國，經過漢陰時，在當地看到一位老人正以非常費力卻少有成效的方法挖掘溝渠，把他的園子和水井聯結起來。子貢認為這位老人對工具器械一無所知，便建議他使用器械才能事半功倍。想不到，老人並不是對器械無知，而是對他們嗤之以鼻。這個老人對子貢說了一篇大道理，讓子貢啞口無言、臉色大變，直至他與門生走了三十里路之後，才恢復鎮定。

子貢以為他的老師孔子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大師，而孔子的教導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那位老人從他的老師得到的教導卻是，使用機械的人必定會應用機械的原理去處理事務；用機械的方法處理事務，必定有機謀巧變的心思；胸中有了機謀巧變的心思，就破壞了本然純潔的天性；破壞了本然純淨坦白的天性，就會心神不定；心神不安的人離「道」就遠了。因此，他不是不知道可以使用機械，而是不屑使用他們。那位老人不受成規的限制，也不願意去做違背他心思的事情。最後，子貢不得不承認那個無視世界毀譽的老人不需要其他的老師，他本身就是自己的老師。¹⁰

歷代以來的基督徒不是就像孔子的門生一樣，周遊世界各地宣揚他們自以為是來自他們老師——耶穌的教導？他們不是認為這些教導對所有人而言都是適合而且有幫助的？教會不是認為唯有他才能認識唯一的主，因此，他也是認識真理的唯一途徑，就好像子貢一樣？當基督徒所傳講的信息被拒絕時，他們不是也覺得被冒犯而困窘不已，甚至惱羞成怒地把拒絕他們信息的人視為「福音的硬土」，卻不願意像子貢一樣承認自己的宗教真理可能不是絕對的？

故事／敘事的神學功能

故事並非是「純文學」，或如同十九世紀風行的說法所云，僅是「為藝術而藝

⁹ 見《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¹⁰ 參閱黃明堅，《莊子》（台北：立緒，2000），131-34。



術」。¹¹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認為，故事擁有引起讀者對本身與世界的注意，以及改變讀者對本身與世界的了解之能力。舉例來說，George A. Lindbeck 和 John Milbank 相信，我們對於世界的意識是來自我們能夠從中發現自己的、由社會所共同構築起來的論述。Gerard Loughlin 則宣稱，我們唯有在故事中才能建構出對於自己與世界的最深沉信念，master story / grand narrative（宏大敘事或正統敘事）更是了解所有事物的故事，因為他不只告訴我們，世界、人生的目前景狀況，也告訴人們過去和未來的景況。¹²也就是說，故事具備促使讀者產生尋求個人及社會更新變化的意願與行動之功能。而故事之所以具有形塑（shape）生命的力量，是因為他們的外形（shape）具體呈現了生命的輪廓（the shape of life），因此能夠沒有困難地幫助讀者把取自故事世界的經驗轉移到真實的生活當中。¹³換言之，故事不只是敘述性的，更是規範性的文學體裁，他會對讀者的思考、價值判斷和行為造成影響。

故事對讀者的影響，至少有認知和情感兩方面的作用。他的認知功能指的是他傳達知識、經驗與人生真理的作用，即敘述性的功能。他的情感功能則是指文學作品有「淨化感情作用」（catharsis）。淨化感情作用可分為兩個面向：一是幫助讀者從情感的壓力下解脫出來，一是激起讀者的情感反應。¹⁴前者使讀者從文學作品裡面找到發洩情緒、抒發情感的管道，因而回復心靈的寧靜；後者則激發、培養讀者原本沒有或不明顯的情緒和情感反應。

對基督徒而言，整部聖經的內容是描述上帝與祂百姓的關係之故事，是由眾多故事組合而成的單一敘事，而且是與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敘事。¹⁵聖經敘事所描述的世界是他們能夠在其中尋索其身分認同的世界：從上帝的創造、以色列的被選召，到整部敘事的高潮，即耶穌的生、死與復活，都提供基督徒社群如何界定他們身分的線索。而在聖經的各個故事當中，耶穌的故事對基督徒具有特別的重要性，是這個單一敘事當中的主要故事，也是他們存在的典範性參照。也就是說，

¹¹ 例如，愛默生（Ralph Aldo Emerson, 1803-82）曾說：「美便是它本身所存在的理由。」

¹² 參考 Gerard Loughlin, *Telling God's Story: Bible, Church and Narrative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

¹³ Lonnie Kliever, *The Shattered Spectrum: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Theology*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1), 156. 引自 Mark A.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90.

¹⁴ 韋勒克·華倫，《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王夢鷗、許國衡譯；台北：志文，1985），55-56。

¹⁵ 「故事」有時候帶著虛構的意味，而且是指只有一個或一群人物、單一情節的單一故事，而聖經是由人物繁複、情節豐富的許多故事所組成的真實故事，所以，學者偏好稱之為聖經敘事。





以耶穌的故事為高潮的聖經敘事並不是自我指涉的，他的功能也不僅限於認知和情感兩方面。聖經敘事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群能夠從敘事當中定義自己的身分，進而能向世界作見證，述說上帝創造的美善與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救贖心意的基督徒。

然而，由聖經敘事所形塑的身分認同對基督徒社群的作為之要求也不只是言語的述說而已。George W. Stroup 表示，就敘事的本質與功能來看，一個人應用來解釋其身分認同的敘事，除了必須能夠闡明他的過去，尚且必須與他目前的行為有某種關係。¹⁶Hans W. Frei 在以文學批判法處理耶穌的身分問題時，提出「意圖－行動」(intention-action) 的概念。這個概念假設意圖和行動之間具有緊密的連續性，而身分是由具意圖性的行動所構成。¹⁷當一個人的意圖和行動結合起來，而且此意圖－行動的組合對他而言是重要的議題時，他的作為便指出他是怎樣的人，亦即，他的作為指出他的身分。Stanley Hauerwas 也主張，基督徒的身分是透過持續地講述耶穌基督的故事而得以定義的。他說，「確實，任何我們可以從中辨認出『我們自己』的故事，能夠也必須被持續不斷地以我們所經歷的歷史所檢驗。」¹⁸對於從聖經的敘事當中尋索、辨認其身分認同的基督徒來說，他們最重要的倫理任務是成為一個能傾聽聖經敘事，並且持續以忠於這敘事的方式來生活的社群。

聖經敘事是上帝的故事，是上帝如何施行拯救的故事。基督徒則是被上帝拯救的故事，亦即耶穌的故事所形塑的社群，他們以言語和行動所宣講的是人與上帝同行的故事。聖經敘事與來自不同種族、文化、宗教與歷史背景之故事的互動開展了聖經敘事的更深層神學意義。聖經敘事／上帝拯救的故事與其他故事彼此補充、互相批判，一方面豐富了聖經敘事／上帝拯救的故事之意義，另一方面也彰顯後者所蘊含的神學意義，並使基督徒社群產生尋求有別於僵化的傳統教義與教條所要求的，能夠促進個人及社會更新變化的意願與行動。

¹⁶ George W. Stroup, *The Promise of Narrative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84), 130.

¹⁷ 但是，Frei 並不否認，一個人的身分不是全然由個人的意圖所帶來的行動所構成，外在的因素，即個人如何回應外在的環境也會影響一個人的存有 (being)。換言之，身分是由具意圖性的行動和外在環境碰撞而形成。參考 Hans W. Frei, *The Identity of Jesus Christ: The Hermeneutical Bases of Dogmatic The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5), 44-45, 93-94.

¹⁸ 見 Stanley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A Primer in Christian Ethic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26.



對基督教宣教的省思

Bosch 指出，「宣教」一詞目前所指涉的意涵是起源於相當近代的概念。在十六世紀的耶穌會士把這個詞彙用來指稱基督教信仰的傳佈之前，他原本是只獨獨被運用在三位一體的教義，指父神差遣聖子，以及聖父聖子差遣聖靈。¹⁹這個名詞認定差派者有權柄來進行差派。他原本是說上帝是真正的差派者，但是，後來他卻與西方殖民勢力在非洲和亞洲的擴展產生關聯。權柄被轉移到教會和差派團體身上，甚至是當權者的手上，宣教也成了擴張勢力、佔領土地和征服其他宗教。²⁰因此，「宣教」一詞隨後便意指差派宣教師到指定的地區之行動以及宣教師們所採取的行動。宣教的目的是擴展「宣教禾場」的疆界、藉著使「異教徒」改信來散播基督教信仰，與在宣教禾場上「植堂」或建立地方教會。換句話說，基督教的「宣教」之傳統概念有一部份是指擴展版圖、佔領領土。他讓人聯想到殖民主義，以及文化和宗教的優越感，這也是為什麼基督徒所使用的「宣教」一詞在許多地方，對許多他宗教的信徒具有負面意義的主要原因。

由於「宣教」一詞的概念負載了如此充滿矛盾的意義，如何使今日的基督徒能夠警覺到他們在歷史和神學上的錯誤預設，祈使他們能在他們與信奉其他信仰的鄰人、同伴，與社群在其中共同生活、一起思考、行動的世界當中，發展出對於「宣教」的更恰當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子貢，帶著傲慢與輕蔑，以及出於兩者的憐憫，想要告訴那位老人更有效率的方式，讓他能夠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教會以他擁有最好的生活、思考和信仰的模式而自滿，並以此昭告世界。基督徒以擁有他們的主所啟示的對「終極而絕對」真理的知識而自傲，並且據此否定上帝也在其他信仰中動工，並透過其他宗教的「老師」彰顯祂的啟示之可能性。教會對於藉著建立教會、傳福音給人、把人們帶進教會、使他們遵循事實是由西方文化要素組成的所謂基督教的生活方式極為熱衷。然而，把宣教界定為建立教會、增加教會信徒人數，以及藉著拒絕其他信仰和文化來傳揚耶穌的獨特性，從事實上來看已經證實是失敗的。其他信仰的信徒並不需要教會施與他們這樣的恩惠。教會往往因他的宣教對象不領情的反應而沮喪洩氣，正

¹⁹ 見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1.

²⁰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1-2.





如同子貢因著那位老人對他的建議嗤之以鼻而困窘不已一樣。

那麼，傳統的宣教究竟有什麼問題？

1. 基督教宣教的聖經根據：宣教的目的是增加信徒人數？

馬太福音 28:19-20：「所以，你們要去，使萬國萬民都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並且教導他們遵守我所給你們的一切命令。記住！我要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以「大使命」的稱號廣為人知，在教會傳統上也以此為基督教宣教的基礎。在「大使命」當中有四個動作：去、使人作門徒、施洗和教導。然而，基督教宣教特別強調的是「使人作門徒」和「施洗」，而這兩個動詞又與「增加教會信徒數」成了同義詞。事實上，把「大使命」的詮釋與他的原始情境分開，以及有意地忽視大使命的部份要求以符合教會的利益並合理化教會實踐宣教的方法是宣教之所以有負面形象的根源之一。他把教會的宣教變成擴張與侵略的同義詞。

就馬太福音寫作的背景來看，馬太福音的寫作對象是一個以猶太基督徒為主的基督徒社群，這個社群正面對著身份認同的掙扎。他是猶太教的小派或是耶穌基督的教會？馬太期盼他勇敢地以後者自居，並且意識到身為耶穌基督的門徒有義務要對猶太人與外邦人實踐他的事工和宣教的使命。換句話說，馬太福音是為了幫助一個處在危機當中的教會，了解他的呼召與使命而寫作的。

另外，**Bosch** 認為馬太的「大使命」也是了解耶穌對外邦人的使命與事工的關鍵，因為馬太在他的福音書裡面相當強調耶穌在外邦人當中的事工。²¹馬太是藉著描寫耶穌如何願意進入外邦人家，以及如何與來自其他宗教信仰背景的迦南婦人對話來闡明耶穌對外邦人的事工。即使馬太未曾明言耶穌採取主動去接近外邦人，他們卻主動來親近耶穌。耶穌的舉動則表現出對他們的愛、關懷與接納。倘若基督徒必須活出他們的主的生命與教訓，耶穌如何對待外邦人也指出基督徒社群應當如何進行他們的宣教與事工。宣教因此意味著，他們自己必須成為門徒，並且也使別人作門徒。他是指言在言語和行為上遵循耶穌的教訓，也教導其他的人如此行。他也包括藉著愛他人，並施行正義來實踐對上帝的旨意的委身。

²¹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60.



簡言之，「大使命」的主題是無法與馬太福音的背景作切割的。「大使命」的目的是形塑門徒的身分認同與建立門徒對其職份的認知，而不是著重於教會會員數的增加。並且，大使命必須是緊跟著大誡命的要求的：「你要全心、全情、全意愛主——你的上帝。……你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馬太 22:37-39）

2. 天下人間沒有別的名？

在使徒行傳 4:12，彼得告白：「拯救只從他而來；因為天下人間，上帝並沒有賜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們藉著他得救。」這也是所有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對基督徒而言，這個陳述不只是聖經裡面的主張，也是傳統的教義與信條。在基督徒的眼中，耶穌是既獨特，而且也是普世的（**unique and universal**）；耶穌在拯救的角色是上帝施行在人類歷史上的拯救恩典的「唯一」中保，對耶穌的信徒而言確實是如此。基督徒的這個確信導致他們假設，基督教在宗教上具有優越性，高於所有其他的宗教。因此，其他宗教被視為偶像崇拜，孕育這些宗教的文化與被這些宗教的傳統所滋養的文化則被視為是劣於基督教文化的。甚至，與他們相關的所有事物都被認為是可憎與應受咒詛的。

毫無疑問的，耶穌的拯救事工是獨特的。然而，問題是，當基督徒宣告「耶穌與他的事工是獨特的」，他們的意思是什麼？耶穌與他的事工的獨特性便排除了其他宗教也帶有真理的事實嗎？

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是帶有改變的力量的，他挑戰並且呼召人們改變他們的觀點和行為。他對人們的生命造成改變，並且使人們的生命回復整全。因此，在耶穌基督裡的拯救是喚起人類被各種形式的罪所破壞，因而失去整全的生命能夠得到真正改變的力量。耶穌所啟示的真理帶有改變的力量，意味著他對相信他的人而言是規範性的。而與其他宗教信仰的信徒相比，對基督徒而言，這些規範是獨特而且是無法超越的。²²然而，就像 Knitter 所主張的，耶穌的福音確實定義(define)上帝，但是並不限制(confine)上帝。也就是說，基督徒的認知對認識有關上帝的知識是重要

²² 有一些神學家，例如 Hans Kung，甚至主張耶穌使人改變的力量僅對基督徒有影響力。參見 Paul F. Knitter, "Five Theses on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in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A Dialogue with Paul F. Knitter*. Ed., Lenoard Swidler, and Paul Mojzes (Moryknoll, N. Y.: Orbis Books, 1997), 9.





的，但是，基督徒的理解並不能提供構成這種知識的所有資訊。²³

同樣地，有關上帝的所有知識並不能被某一個特定的宗教團體所詳盡透徹地論述殆盡。換句話說，沒有一個宗教社群能夠聲稱他壟斷了真理與對上帝的知識。因此，基督徒必須有足夠開濶的心胸，承認基督教信仰只是藉著耶穌的生、死與事工來闡明上帝的各種表述中的一個。別的宗教信仰可能也能夠像耶穌的生、死與事工一樣，幫助人們活在上帝的旨意當中，並且使他們建立起與其他人和上帝之間的關聯。

3. 宣教的目的是什麼？

Alfred Loisy 表示，「耶穌預告上帝國的臨到，但是來到的卻是教會。」(Jesus foretold the Kingdom and it was the Church that came.)²⁴

在十六世紀，即現代(modern era)的開始，西方殖民主義與宣教活動是交纏在一起的。「宣教」一詞預設西方國家在海外的殖民以及對該殖民地上人民的征服具有合法性。教會的宣教則是為了擴展基督教信仰的領域，在西方基督教國家以外建立教會。因此，直到最近的將近一百年間，宣教學家們堅稱宣教的基本目的是「植堂」或建立教會。²⁵宣教的焦點在於建立社群的教會和機構組織的教會，而把宣教等同於建立教會的觀念，也被深植於西方國家的宣教禾場裡年輕教會的想法裡面。

然而，正如同 Loisy 的話所暗示的，宣教的目的是實現上帝國，而不是建立教會。把宣教等同於建立組織化的教會與把宣教理解為落實上帝國的差別在於：前者是保守的，後者是開放先進的；前者多少是被動、屈服於外在因素的限制，後者是主動地造成影響而不是受影響；前者回顧過去，後者瞻望未來；前者捍衛領域，後者則跨越疆界。制度上的教會(institutional church)關心法規，上帝國關心的是愛與恩典；制度上的教會確立圈內人與圈外人的界線，上帝國尋求的是跨越邊界；制度上的教會帶來死的教義和傳統，上帝國帶來的是生命。

大多數的神學家們同意，上帝國是耶穌的事工和使命的中心。但是，教會宣教

²³ Paul F. Knitter, "Five Theses on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9-10.

²⁴ Alfred Loisy,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6), 166.

²⁵ Donal Dorr, *Mission in Today's World*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2000), 193.



的目的和活動與耶穌在地上的使命和事工卻似乎是朝向相反方向行進的。對基督教會而言，檢視他的宣教目標，免得他失去對耶穌所傳遞給他們、有關建立上帝國的願景是必要的。

對宣教新的了解

無疑地，教會必然會因為他的宣教在數量與質量上都成效不彰而感到挫折。然而，既然要成為教會就必須要宣教，教會便不應該因此而卻步。子貢走了三十里路才恍然大悟，理解他的自我肯定竟然是對其他人的不尊重。他最後終於承認「自己不知道世界上有這個人」，而他的老師，孔子，並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老師。²⁶對子貢而言，與那個老人的對遇是開展眼界的時刻，從此，他會對其他學派的學說抱著更開濶的心胸。反觀基督教歷史，基督教向來懷有文化和宗教的優越感，對其他宗教則抱著輕忽與敵視的態度，結果是大多數的人對於教會的信息也有同樣的反應。因此，教會必須發展出對於宣教的不同了解，才能以更適切的方式實現他的使命。

根據以上的反省，宣教至少必須是：

1. 宣教是使人作門徒

耶穌交託給門徒的「大使命」之中心是「使人作門徒」。門徒的意義是學習者、學生，以及跟隨者。在福音書與使徒行傳裡面，他通常被用來特別指跟隨耶穌，以耶穌為老師的人。門徒被期待忠心地以耶穌為老師，活出耶穌的生命樣式，根據耶穌的教訓而活。因此，以「大使命」為根據的宣教，是使人委身於對展現在耶穌的生活與教訓當中的上帝旨意的遵從。

2. 宣教是不同信仰與文化的對遇

宣教也是不同信仰與文化之間的對遇。基督徒們通常被教導，相信耶穌就是不

²⁶ 對受華人傳統薰陶的人而言，孔子的確是一個偉大的老師，但絕不是「唯一」的老師。參考 Yu-lan Feng, <http://www.twbm.com/window/liter/philch/philch_04.htm>





相信其他信仰有關於上帝的教導。但是，讓我們驚訝的是，福音書裡的耶穌讓我們期待上帝也臨在於「他者」之間。²⁷各宗教若是「在自己的領地中尋求更偉大卻更新而未知的真理」，我們如果同意「以人的有限理性無法完全掌握真理」，在闡述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理時，教會也必須承認自己對上帝認識的不足。因此，作為信仰與文化的對遇之宣教必須放棄教會的偏見與自傲，並且讓教會成為一個復和的團體，無論其成員來自何種種族、宗教和文化背景。²⁸對於置身在多元種族、文化，與宗教之世界中的台灣基督徒而言更是如此。

3. 宣教是上帝國的實現

倘若作門徒就是跟隨耶穌的言行而活著、行動著，那麼，耶穌在他的生活與事工當中如何有力地見證上帝國在人類社群中的彰顯，也必須是基督徒從事宣教的方式。耶穌為了公義、愛、自由與生命，挑戰不公義的社會與宗教的權威，²⁹在耶穌裡，上帝國臨到人們當中。因此，教會的任務是落實上帝國，宣教不是擴展教會的地理疆界，而是使人們參與使上帝國彰顯的行動。³⁰

結論：

以往的西方宣教師們假設，他們的宣教對象不只是在基督徒生活以及對聖經的了解上需要他們的指引，在對他們本身的文化以及傳統的評價上也是如此。對宣教師而言，他們宣教對象的文化與傳統是「非基督教的」，因此，他們是受差遣來征服「異教徒」，使他們接受披上了歐美文化外衣的基督教，敬拜西方人眼中所認識的上帝的。³¹耶穌門徒對自己的身分之自覺所帶來的謙卑、寬容、耐心和憐憫，在

²⁷ Harvey Cox, "Many Mansions or One Way: The Crisis in Interfaith Dialogue," *The Christian Century* (August, 1988): 735.

²⁸ C. S. Song, *Tell Us Our Names*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1984), 63.

²⁹ C. S. Song, *Jesus and Reign of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167.

³⁰ C. S. Song, *Jesus and the Reign of God*, 16-17.

³¹ R. S. Sugirtharajah,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5-79.



教會的宣教運動之中卻以「基督徒的使命和責任」之名，被優越感和侵略性所取代了。

在基督徒與教會尋求宣教的落實時，子貢的故事給我們很重要的提醒。教會在進行宣教的時候，一方面不能不對耶穌的宣教與事工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也必須切記，宣教不是始自基督徒的獨白，而是不同信仰與文化之間的相互對話。誠如宋泉盛所言：「基督教的宣教任務必須負起一個積極的責任，要盡力去了解並且去詮釋上帝創造和拯救的作為如何反映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生活及勞作之中。」³²如此，宣教才不至於落入差派宣教師，建立教會，使人悔改加入教會，以增加教會數與信徒人數的狹隘窠臼。

³² 宋泉盛，《創造是重建宣教的鑰匙》（台南：教會公報社，2008），41-42。





參考書目：

英文

Bosch, David J.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1.

Cardoza-Orlandi, Carlos F. *Mission: An Essential Guid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2.

Cox, Harvey. "Many Mansions or One Way: The Crisis in Interfaith Dialogue," *The Christian Century* (Aug, 1988):731-35.

Door, Donal. *Mission in Today's World*.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2000.

Knitter, Paul F. "Five Theses on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In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A Dialogue with Paul F. Knitter*. Ed., Swidler, Leonard and Mojzes, Paul. Moryknoll, N. Y.: Orbis Boods, 1997.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hina*. London: Michael Joseph Ltd, 1944.

Loisy, Alfred.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6.

Loughlin, Gerard. *Telling God's Story: Bible, Church and Narrative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ong, C. S. *Tell Us Our Name*.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1984.

-----, *Jesus and Reign of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Stroup, George W. *The Promise of Narrative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84.

Sugirtharajah, R. 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中文



宋泉盛。《創造是重建宣教的鑰匙》。林弘宣、林晚生譯。台南：教會公報社，2008。

陳南州。《委身上帝 認同人民》。台南：教會公報，2009。

黃明堅。《莊子》。台北：立緒，2000。

韋勒克·華倫。《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王夢鷗、許國衡譯。台北：志文，1985。

